

## 王陽明與周易

戴 璉 璋\*

關鍵詞：王陽明 周易 致良知

### 一

王陽明（1472-1528）思想，最重要也最爲世人所稱道的，當然是他的致良知學說。他在這方面的睿識，被認爲是把儒家內聖成德之教推向一個高峰。衆所周知，良知概念本自孟子，而陽明立論則以《大學》的義理間架爲基礎，特別對於其中的「致知」、「格物」作了創造性詮釋。因此在陽明學的討論上，一般而言，《孟子》與《大學》是較受注意的經典。不可忽略的是，王陽明的成就並不限於內聖成德這一方面，他還有輝煌的事功。從四十六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開始，陽明即展現勤政愛民的政績。他平寇亂，以綏撫生民；立社學，以敦厚風俗；擒宸濠，以安定社稷。在軍事倥傯之際，仍與士友論學不輟；在蒙謗被疑之時，仍與童子歌詩習禮<sup>①</sup>。他的這種氣度，常人難與倫比；他的這種成就，爲儒家由內聖而外王所謂合外內之道立一典範。陽明心思活潑，才華出衆。他的成就當然與他優異的稟賦有關，但是其學殖豐厚，貫通

\* 本所研究員。

① 《年譜》武宗正德十一年至十五年各條，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文簡稱《全集》），下冊，頁1238-1278。

得宜應該更具有決定性作用。陽明青年時期興趣廣泛，從詞章到兵法，從儒學到佛、老，都有所涉獵，而且都有很好的造詣。他是怎麼把這些學識融會貫通靈活地運用在生活實踐、道德實踐之中呢？這在陽明學研究上是一個有趣而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宦官劉瑾竊柄，陽明因上疏救戴銑、薄彥徽等而得罪當道，被下詔獄<sup>②</sup>。在獄中，他有〈讀易〉詩。後來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在龍場他有一個讀書的洞穴，取名「玩易窩」，並且寫了〈玩易窩記〉；同時他又著有〈五經臆說〉四十六卷，在今存十三條中有五條說《易》，另在說《春秋》三條中有一條引《易》立說，說《詩》五條中則有兩條引用《易傳》文字。此後他在長時期講學生涯中也常常引用《周易》經傳，或據以立論，或藉之明理。陽明雖然並未撰寫關於《周易》的專著，但是如上所述，《周易》一書對於他無論是在生活上或學問上，都曾提供過重要的資源，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他是如何讀《易》的？他在為學成德過程中，又怎樣運用了《周易》的精義？筆者擬透過相關資料為這兩個問題求得一些答案。

## 二

陽明〈讀易〉詩說：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暝坐玩義《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牯」事宜早。「蹇蹇」匪為節，「競競」未違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箪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sup>③</sup>

<sup>②</sup> 《年譜》武宗正德元年條，《全集》，下冊，頁1227。

<sup>③</sup> 《全集》，上冊，頁675。

按：詩中「包蒙」句，本於《周易》的〈蒙〉卦。此卦九二爻辭說：「包蒙吉。」上九說：「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所謂「包蒙」，意謂包容蒙昧。「爲寇」，意謂在聲討昏愚時採取剛暴的態度。因此這一「包蒙」句是說：包涵蒙昧，哀矜昏愚，在開導他們的時候，切忌流於剛暴<sup>④</sup>。

詩中「童牯」句，本於〈大畜〉卦。六四爻辭說：「童牛之牯，元吉。」牯，是加在牛角上的橫木，用以防止牠傷人自傷。因此這一「童牯」句是說：正如童牛（牛犢）加牯的事情應該早做，遏止人們邪心惡念的工作，也應該在他們還未發作之前即著手<sup>⑤</sup>。

詩中「蹇蹇」句，本於〈蹇〉卦。六二爻辭說：「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是艱難的意思<sup>⑥</sup>。這一「蹇蹇」句是說：身處艱困，（志在濟君）並非是爲個人著想才到這樣的地步<sup>⑦</sup>。

詩中「兢兢」句，本於〈震〉卦。卦辭說：「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兢兢，是恐懼不安貌。這一「兢兢」句是說：雖然造成這麼大的驚恐，事實上自己並未違背正道<sup>⑧</sup>。

詩中「遯四」，是指〈遯〉卦九四，爻辭說：「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遯，是退隱的意思。這一「遯四」句是說：〈遯〉卦九四的爻辭——雖然有所牽掛，但該隱退就得隱退——這正符合我的心意<sup>⑨</sup>。

詩中「蠱上」，是指〈蠱〉卦上九。爻辭說：「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這一「蠱上」句是說：〈蠱〉卦上九的爻辭——在情勢不容有所作爲時，不要

④ 參考程頤：《周易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頁44、46。

⑤ 同前註，頁135。

⑥ 高亨以爲：「蹇，借爲蹇。蹇蹇，直諫不已也。」《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年），頁344。但不知陽明讀《易》是否取此義。

⑦ 參《周易傳》，頁194。

⑧ 同前註，頁251。

⑨ 同前註，頁167。

去事奉王侯，使自己保持高潔與尊嚴——這正可讓我用來保全自己<sup>⑩</sup>。

如上所說，陽明是在政事上欲遏阻奸佞，伸張正義，而竟惹禍，身繫囹圄。他在囚居省愆之時，潛心《周易》，獲得很多啓發。他的心得主要來自〈蒙〉、〈大畜〉、〈蹇〉、〈震〉、〈遯〉、〈蠱〉六卦。卦爻指引他檢討過去，正視當前，並且認清未來。詩中所透露的，明顯有退隱之意，所以說：「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但是既已身繫囹圄，即使是退隱的心願也難以達成的。他終於被謫到貴州龍場驛。

一般而言，退隱山麓，不事王侯，似乎是道家人物的風格。陽明在〈讀易〉詩中是否透露了道家遁世的思想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他的〈五經臆說〉中作進一步的探索。在今存〈五經臆說〉十三條中，正有一條是說《周易》的〈遯〉卦。它說：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

<sup>⑩</sup> 同前註，頁104。

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sup>①</sup>

據此可知，陽明所體認到的退遯之義，蘊含一種「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的精神。現實情境任一可有作為的機會都不放棄，要盡心力而為之。但是客觀情勢如進入「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也應該知所進退，「遯其身以亨其道」。這樣，進則行其道，退則亨其道，才是儒者「與時消息」的精義，才符合《周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sup>②</sup>的意旨。陽明讀《易》，對於《周易》義理能夠融會貫通，所以在〈遯〉卦退遯之義上能提出不同於一般遁世高蹈人物的詮解。

上文說過，陽明在龍場有一「玩易窩」，他的〈玩易窩記〉說：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瞭〕兮其若徹，蒞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① 《全集》，下冊，頁979。

② 《周易》〈乾〉卦、〈文言〉，《周易傳》，頁31。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sup>⑬</sup>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陽明在龍場居夷處困而潛心讀《易》、玩《易》的情形。他自述讀《易》的心路歷程有未得、得之及玩之三個階段。所謂未得，當然是起初困於疑慮、茫茫然無所會心的情形。等到對於其中的精義有所解悟，便有「沛兮」、「瞭兮」的樂趣，這就進入所謂得之的階段。有得之之樂，即可進而有玩之之趣，在愛樂習玩、揣摩參詳之餘，解悟的易理觸類旁通，就會達到徹悟的境界。於是「精粗一，外內翕」，大道浩浩，無往不在。於是「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

細讀以上引文，陽明對於易道的體認，應是從體用兩方面著眼的。《周易·繫辭傳》說：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sup>⑭</sup>

陽明認為：觀象玩辭，可以通過卦爻的象與辭來體認易道的本體；而觀變玩占，則可以通過卦爻的變化與斷占來體認易道的發用。易道，即天、地、人三才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因此人在《易》道方面有相應的體認，即可有一種神而明之的智慧，與萬物其所以生生化化的本源相契，因而「知周萬物而無方」；這神而明之的智慧也可在萬物變化莫測的生化歷程中泛應曲當，因而「範圍天地而無迹」。〈繫辭傳〉說：「神無方而易無體。」又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sup>⑬</sup> 《全集》，上冊，頁897-898。按：引文「聯兮其若徹」，其中「聯」字他本作「瞭」（參《王陽明全書》〔臺北：正中書局，1953年〕，第1冊，頁203）。似以「瞭」字為是。

<sup>⑭</sup> 《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7，頁7。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sup>⑮</sup>陽明通過易道體用兩方面的體認，對於《周易》「無方」、「無體」的義蘊與神明之智那種圓應無迹的妙用都有深刻的了解<sup>⑯</sup>，所以他認爲讀《易》、玩《易》必須做到「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才算是能相契於易道，而有體立用行的造詣。

從今存〈五經臆說〉說《易》部分觀察，陽明基本上都是通過觀象玩辭與觀變玩占來體認易道之體用。茲摘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部分說明如下：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

〈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sup>⑰</sup>

引文第一段，是著眼於卦辭，第二段則著眼於卦象。陽明對於〈恆〉卦象、辭的觀玩，都在體認那作爲天地萬物生生不已之根據的恆久之道。這一恆久之道，是事物變易不已的所以然之故，它在事物周流變易之中顯示爲貞一不易之理。因此陽明指出，人們要能「體常盡變」，在日常生活中，「雖酬酢萬變」

<sup>⑮</sup> 同前註，卷7，頁10；又卷8，頁18-19。

<sup>⑯</sup> 所謂「易無體」，是指易的變化沒有定式。這裏的「體」與體用之「體」不同。

<sup>⑰</sup> 《全集》，下冊，頁978-979。引文加引號「」部分，爲《周易》本文。

而可「妙用無方」，而可常保其「卓然而不可易之體」。這是他在〈恆〉卦中體認到的體立而用行之意。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sup>⑮</sup>

引文第一段，重點在於觀象玩辭以體認「明德」本體；第二段則是觀變玩占，來體認「明德」在特殊情境下的作用。〈晉〉卦初爻，象徵人們「當進身之始」。爻辭說：「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陽明據此又從初、四兩爻相感相應的變化中，玩味初爻斷占之辭的意涵，而有如上的論述。他指出人們置身於此一情境，面臨進身之始，卻得不到在上位者的賞識提攜，因而不免遭遇挫折，這時應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這就可以「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這是明德本體在「晉如，摧如」那樣的情境之中所感發的效應，也是體立而用行的一個具體例證。

陽明論學，一再提到「體用一源」。他說：「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又說：「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sup>⑯</sup>他在

<sup>⑮</sup> 《全集》，下冊，頁980。

<sup>⑯</sup> 《傳習錄》上，《全集》，頁31、17。



《周易》之中所得的要旨「體立而用行」，以及後來他的致良知學說，都不外乎這體用一源的基本理念。陽明指出「良知者，心之本體」，又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sup>⑳</sup>良知本體能保持其虛靈明覺，他就能隨事隨物應感而動，知善知惡，為善去惡，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sup>㉑</sup>。這也是體立而用行之意。

儒家傳統中，《孟子》、《中庸》與《易傳》都有性命天道一以貫之的思想。陽明繼承這一傳統，體認到作為心之本體的良知即是天理。因此良知本體自然圓滿自足，「不須外面添一分」。他所謂致知格物，只是良知真誠無妄地「隨感而應」<sup>㉒</sup>。因此陽明對於良知的描述，喜歡引用《周易·繫辭傳》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不動，是就其「體立」而言；感而遂通，是就其「用行」而言。體用一源，體立則用行，因此致良知，只是良知本體的真誠感應。在良知這裏不容許什麼「閒思慮」，「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還須「何思何慮」？陽明指出「何思何慮正是工夫。」這樣的工夫自然明白簡易<sup>㉓</sup>。所謂感應、何思何慮，以及簡易，都是得自《周易》的精義<sup>㉔</sup>。當然陽明之學得之《周易》的精義不止於此，以上所說，只是選樣舉證，據以說明陽明為學取資於《周易》的情形。

<sup>⑳</sup> 《傳習錄》中，《全集》，頁61、45。

<sup>㉑</sup> 同前註，頁45。

<sup>㉒</sup> 《傳習錄》上，《全集》，頁2、12。

<sup>㉓</sup> 以上參考《傳習錄》上、中，《全集》，頁22、58、83。

<sup>㉔</sup> 《周易》〈咸〉卦〈彖傳〉：「〈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繫辭傳〉：「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注疏》，卷4，頁1-2；卷8，頁9；卷7，頁3-4。

## 三

如上所說，《周易》之於陽明，無論是在生活上，抑或是在學問上都曾提供過重要的資源，給予一些重要的影響。陽明早年面對艱困、內心憂患時，就要讀《易》，在《易》中獲得啓發，使他在被囚省愆上、在居夷俟命上，都能通過「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清楚地把握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依《年譜》，〈玩易窩記〉寫於武宗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sup>25</sup>。陽明「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也是在這一年。我們雖未必能說〈玩易窩記〉中的體用說促成他格物致知的省悟，但從陽明日後講學論道的言論上可以證明，他玩《易》所得的體立用行思想的確是致良知學說的基調。

《易》為經書，陽明讀《易》，與他對於經書的基本看法密切相關。〈五經臆說序〉說：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sup>26</sup>

依據引文，陽明對於經書有一基本觀點：他承認《五經》保存了聖人之學，但是對於世人探索聖人之道而言，經書仍只是指引的工具。因為經書的工具性而加以輕視固然不可；忽略它的工具性，專在文字上做功夫，以為這就是聖人之道，也是走入了歧途。很明顯，陽明認為通過經書以求道，自有一番「得之而

<sup>25</sup> 《全集》，下冊，頁1228。

<sup>26</sup> 《全集》，上冊，頁876。

忘之」的工夫。得之，在於依據經文正確理解經義；忘之，在於超越經文，而在經義上揣摩參詳，觸類旁通以徹悟大道。如上文所說，他讀《周易》，在「得之」之後又進而「玩之」，正是此意。他所重視的「為學頭腦」也是此意。他在回答學生「看書不能明」的問題時說：

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sup>②7</sup>

他提醒人們：「學者看書，只要歸到自己身上下用。」<sup>②8</sup>在這方面，他也印證了《周易》的義理：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sup>②9</sup>

<sup>②7</sup> 《傳習錄》上，《全集》，上冊，頁14-15。

<sup>②8</sup> 〈傳習錄拾遺〉，《全集》，下冊，頁1172。

<sup>②9</sup> 《傳習錄》中，《全集》，上冊，頁51、76。

所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周易·大畜·象傳》語；而「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則是取自《周易·繫辭傳》。據此可知陽明讀《易》的要訣；據此也可明白《易》之精義在陽明為學成德的歷程中其所以能產生重要影響的緣故。筆者認為陽明這種讀《易》要訣，也是他研讀其他書籍的方法。他說：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sup>③⑩</sup>

所謂「儒、佛、老、莊皆吾之用」，一般而言很可能認為是聳人聽聞的大話。但在陽明，讀儒、佛、老、莊之書，一本其讀《易》之法，「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那麼釋、道兩家又怎麼會對他形成隔閡，而不為他所利用呢？筆者相信，心思活潑、主體性強而又博學多聞的陽明，在廣泛的知識領域中確能汲取其精義以入神致用。這當是他由內聖而外王，為儒家合外內之道立一典範的主要憑藉。

後記：本文承鍾彩鈞、翟志成兩位先生提供修正意見，謹誌謝忱。

<sup>③⑩</sup> 〈傳習錄拾遺〉，《全集》，下冊，頁1180。

---

## 王陽明與周易

戴 璉 璋\*

### 提 要

本文討論王陽明讀《易》的方法，並進而探究王氏在為學成德過程中運用《周易》精義的情形。筆者根據陽明〈讀易〉詩、〈玩易窩記〉、〈五經臆說〉等資料，再參以相關的語錄及文錄，勾勒出陽明讀《易》由「不得」而「得之」而「玩之」的心路歷程；並以「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兩句話來標示他的讀《易》方法。筆者指出陽明在《周易》中所把握到的要旨：「體立而用行」，與其學說的核心思想——「體用一源」、「致良知」等，都有密切關係；從陽明讀《易》的方法中，也可看出其所以能在廣泛的知識領域裏取精用宏，以成就盛德大業，為儒家合外內之道立一典範的緣由所在。

## Wang Yang-Ming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TAI Lian-cha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ang Yang-ming's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Book of Changes* (*Chou I* or *I Ching*)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he employed th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moral cultivation. Drawing on materials such as Wang's poem "Reading the *Changes*," his "Memoir of Contemplating the *Changes*" and "Probable Explanations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related sayings and writing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ages of Wang's path in his study of the *Changes*, from incomprehension to comprehension to enjoyment. Wang's method of studying the *Changes*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maxims "the meaning enters the spirit and thereby is applied in practice" and "safeguarding the body in order to revere virtu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principle Wang finds in the *Changes* — "the substance being established, the function is thereby put into practice" — is intricately related to the core doctrines of his philosophy, such as that substance and function have the same source and that moral cultivation lies in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moral knowledge (*chih liang chih*). Wang's approach to the *Changes* also illustrates his ability to grasp essential insights and apply them broadly in a wide field of knowledge. In so doing, he demonstrates how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establishes a paradigm of the Confucian *tao* (way) of unifying external action and inner cultivation.

**Keywords:** Wang Yang-ming    *Chou I*    *I Ching*    *Book of Change*  
extending innate moral knowledge (*chih liang chih*)